

巴人全集

卷十 杂文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巴人全集

卷十 杂文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目 录

边鼓集 / 1

弁言 / 3

谨防扒手 / 5

读史零感 / 6

真理的被击 / 7

所谓优越感 / 8

却说逃难 / 9

论私交之类 / 10

为侵略者铺好道路 / 11

诬蔑的时代 / 12

错用了一条法律 / 13

诙谐的同化 / 14

略论“反战公司” / 15

两段新闻 / 16

不必自杀 / 17

要培养我们的朝气 / 18

生命的思索 / 19

眼睛的哀祭 / 20
鹿地亘与张国焘 / 21
不仅是海关华员的事 / 22
护旗运动 / 23
关于“头” / 24
汉奸略考 / 25
不会有的事 / 26
阿 Q 型以外 / 27
余议之余议 / 28
从枪决汉奸说起 / 29
我感激着，我兴奋着 / 31
颓废的现实主义 / 33
一切为祖国 / 35
读书偶感 / 37
如此英雄 / 39
我呼喊不出来 / 41
眼前事实 / 43
建议废除“抗战八股”一词 / 45
黑的战术 / 47
“空气馒头” / 49
死 / 51
没落的狂乱 / 53
辛苦与血汗 / 54
还得切实暴露 / 56

横眉集 / 57

《自由谈》复刊献词 / 59

略论刺激性 / 61

从吐哺说起 / 62

抽思 / 64

超越鲁迅 / 68

曲的效颦 / 70

中国没有“佛朗哥” / 72

略论王皞南的被枪决 / 74

关于《边鼓集》 / 76

周作人先生的悲哀 / 78

断章取义 / 80

略论叫化之类 / 82

论“没有法子” / 87

后记 / 90

生活·思索与学习 / 91

第一辑 《生活·思索与学习》丛抄 / 93

孩子的病 / 95

我拍不起手来 / 99

海涅与托玛斯·曼 / 101

复未谋面的友人论诗书 / 104

翻书的趣味 / 106

作品的产生 / 108

送走这魔王的影子 / 110

怀白尘 / 113

换上你的岗位，同志！ / 117

“柏生呀，不要死！” / 119

伪君子 / 121

论争与批评 / 123

程造之作《地下》序 / 126

《小癞痢》序 / 129

《牛皮阿狼》序 / 132

第二辑 《生活·思索与学习》支抄 / 135

支抄小序 / 137

乡音之类 / 138

乱世的猫 / 142

论“眼高手低” / 145

“鸡三足” / 148

蝴蝶的梦 / 151

“往哪里去？” / 154

“朝三暮四” / 158

点滴和集中 / 161

看和想 / 164

形式逻辑与“绅士辩证法” / 166

第三辑 边风录 / 171

《鲁迅风》发刊词 / 173

说笋之类 / 174

杂家，打杂，无事忙，文坛上的“华威先生” / 178

一个反响 / 183

再论“没有法子” / 186

烈士与战士 /	190
战士与乏虫 /	192
不必补充 /	194
脸谱主义者 /	197
站在壁角里的人 /	200
结论 /	203
七月 /	205
谋略及其他 /	207
无法无天的论调 /	210
鲁迅与高尔基 /	212
剪贴之余 /	218
偶语六则 /	221
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 /	226
螺室杂记 /	231
八月 /	239
出卖伤风 /	241
第四辑 公论之侧 /	247
鲁迅先生的眼力 /	249
怎样发挥斗争的精神? /	252
我和鲁迅的关涉 /	255
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际 /	259
青年的任务 /	271
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 /	285
怎样展开文化界的精神总动员 /	294
在思想领域中展开反汪斗争 /	297
后 记 /	304

遵命集 / 309

- 读《农村散记》 / 311
- 《三里湾》读后感 / 319
- “劳动人民爱美吗？” / 324
- 典型问题随感 / 326
- 作家应该有丰富的知识 / 333
- 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吗？ / 335
- 况钟的笔 / 339
- 论诗两句 / 341
- 关于删改 / 343
- 略谈生活的公式化 / 344
- “题材”杂谈 / 347
- “难言之隐” / 352
- 再论“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吗？” / 354
- “一反其道而行之” / 359
- 略谈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 / 361
- 杂忆、杂感和杂抄 / 366
- 国庆杂感 / 373
- 关于“巴人” / 375
- 重读《毁灭》随笔 / 378
- 热情与狂热 / 385
- “肯定”与“否定” / 387
- “拿出货色来” / 389
- “上得下不得” / 393
- 《鲁迅风》话旧 / 395
- 编后记 / 399

点滴集 / 405

论人情 / 407

给《新港》编辑部的信 / 410

以简代文 / 412

真的人的世界 / 415

“敲草榔头”之类 / 419

唯动机论者 / 421

略谈要爱人 / 423

消亡中的“哀鸣” / 426

关于“氏族社会” / 428

关于集体主义 / 430

“多”和“拖” / 433

也谈学点文学 / 435

关于阅读文艺作品问题 / 437

鲁迅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 / 445

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 / 450

闲话《夜归》 / 456

有关短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 / 462

读《红缨》和《白兰花》书后 / 466

争论之外 / 475

关于《牛虻》 / 483

从《毁灭》到《青年近卫军》 / 495

7

编后说明 / 508

(本卷责任编辑: 张迪 隗静秋)

边 鼓 集

弁 言

活在各个的角落里,面对着父母、妻儿、书牋,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;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,或踟躅于斗室蓬荜之中,我们是六个人,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,有各自思索的天地,平时,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、心情、社会的杂感,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,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、情感的交融,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,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。

然而“八一三”的炮声中,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。不,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。愤怒的抖,力的抖,正义与人道的抖!——直到十一月十二日,国军退出了上海,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。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,仿佛碎散的水银,融成了沉重的一块。我们联合在一起,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沉重的心中发出来的低微而急迫的声音——《边鼓集》。

回答侵略者的炸弹、人头、手臂的“礼物”,是民族的高亢的吼声,不受检查的上海几家华文报,无不以战士的态度,发为正直,勇敢,述说人类的真理的言论。而同时,回答自北平以至于杭州、长沙、广州一切中国文化机关的被毁,我们有了《资本论》和《鲁迅全集》。从瓦砾中扫除白骨、腐肉、赤血,我们依然建立起文化的堡垒。我们的斗争是激烈的,我们的力量是浓厚而且坚韧的。这决不是仅仅由于几个文化人的努力,而是由于广大的不甘为亡国奴的人民的呐喊与拥护。

我们六个人,在这之前,在这之间,而且也将在这之后,不放弃我们打边鼓的责任。声音是低微的,然而却是洪大的吼声的集合的一份。我们不夸大我们的工作,但也不藐视我们的工作。

编定之后,却使我们有个惊人的“错愕”。虽然有不同的风格、笔调——不同的边鼓的打法。但这声音却完全是一致的。反日,反汉奸,反托,反法西斯,甚至于反封建,那精神,一贯流漾在我们的字里行间。这真是一个心脏的抖动。是呵!我们的心脏,原来是包容在这民族的心脏里。我们是六个人,我们却是一个人。——中华民族原只是一个人!

还有,我们可以指出的:我们没有一个人悲观、消沉。讽刺、笑、怒、骂、诉述……我们全都乐观、坚定、兴奋。仿佛这胜利的武器,早已握在我们的手里了。袭击、冲锋、杀,我们一样地飞扬着神圣的笑声。我们原是战壕里的战士。有谁怯于接受战士的名号、除却这战士的风貌吗?谁就得从我们战壕中掷出去!这是我们的誓约!

从笔的斗争到血的斗争,这是我们准备着的路!我们也未必满足于永远打下边鼓去!

(收入 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巴人杂文选》。)

谨防扒手

张子房的博浪沙中一击,虽然没有遏止暴秦的虐政,善读史的人,应该知道这是人民起义的一个信号。陈涉、吴广揭竿而起,又可看作是博浪一椎的响应。所以实干的精神,是要紧的;合法不合法,有时尽可不必拘泥。

这里,自然有个最高的原则:行动的组织化,和工作之不脱离广大群众。

我是在十年前便受感动于《灰色马》的英雄乔治,然而我却更佩服奠定今日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基础的列宁。乔治如其可以看作彼时俄国虚无主义者的代表(也是一部分民粹派的代表),那么在其客观效果上,对于列宁的革命工作,是有些帮助的。然而,在迦尔洵把乔治的个性发展到《黑色马》时,却又以成为建设工作的破坏者了。

个人主义的无原则的行动,在此还须有警戒的必要。

陆伯鸿是死了。大概没有谁会惋惜:即使在“主子”,他的死,也不过等于失了一管钥匙。世界上多的是带有铜臭的家伙,钥匙的铸备,在主子方面是极容易的。而且第二次的钥匙,比第一次铸造得更为实际,也无须想象。

开口见喉咙,所谓“市民协会”的第一次组织,为的是保护自己的财产,谁都可他们在他们“不涉政治”的声明中看出来了。这回呢,却把“利益”建筑在“一般市民”身上,允许他们到“占领地”去搬运货物。主子的算盘打得不错,这些零碎的杂物,能值几多。广田的“战费赔偿”,是无法偿愿的。倒不如将水电公司财产,予以没收,更为实在。

今小利者,最易上当;有远识者,不怕饿死。希望被难同胞,谨防扒手偷去你的灵魂。甘地的不合作主义,甚于博浪的一椎!

(原载 1938 年 2 月 11 日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,署名若水。

收入 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巴人杂文选》。)

读史零感

人之患,在于不能读史。史实为人生的血渍的记录。酸辛与眼泪,悲壮与伟大,全都从中可以看出。

自然,我们不是循环论者。却说,“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”或者道,“一治必有一乱”。但历史的事实,每每可以作我们殷鉴,那是实在的。鉴往知来,预言不是龟卜者的事,而是历史家。

出生于四明故土,也就常爱读乡贤著作。梨洲先生身遭覆亡之祸,以一儒生而起义山寨。通读《梨洲全书》以后,终觉得今日的文化人,能力何其薄弱。即就四明一带说,自梨洲、苍水、舜水以至钱肃乐等六狂生,无一不亮节劲风,矜式后世。在今日,四明故土,已飞扬着市侩的算盘主义,一般读书人,能“得保首领,老死户牖之下”的已算难得了。

说起六狂生,使我想起全谢山做的钱肃乐的神道碑。那时清兵已打下浙江,宁波府同知朱之葵和通判孔闻语,就迎降了。于是贝勒将他们加升一级,朱为知府了,孔为同知。钱肃乐先生在东吴丙舍中咯血,闻讯,即赶赴宁波,与王家勤等六狂生在城隍庙开民众大会,揭起义旗。这时,定海总兵王之仁,已向贝勒纳款,但阴与钱肃乐等相通。有个“家富耦国”的谢宾三,忌钱等所为,想见好于贝勒,便遣人约之仁至甬,将钱等剿灭。哪知之仁一到,反将谢宾三的信当众朗诵,请求群众公判。虽然谢宾三没有死,却也迫着出了一万金做了兵饷。

其实在浙东的反清的民族革命运动中,这样的史实不知有多少。读了真可叫人奋发。但一切的记载中,也可看出两点来:其一是贪官污吏,始终是最没骨气的奴才;其二是“家富耦国”的豪绅,也每每做了汉奸的首领。而真能读书的人,如黄梨洲者,却又每每能干出泣鬼神而感天地的英雄事业!

(原载 1938 年 2 月 14 日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,署名若水。

收入 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巴人杂文选》。)

真理的被击

有个民间流传的笑话：“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每在喜庆席上，毫无顾忌，说不吉利的话来。一次，邻居某，办满月酒，恐他又说不吉利的话，好意请商他不要出席。他为了贪吃，约定决不多嘴。果然，一席终了，他没有说半句话。待亲友纷至产妇产房恭贺那新生小孩时，他终于向那主人说：‘今天我一句话也没说过，将来你儿子死了，可别怪我。’……他就此又挨了主客责骂与殴打。”

这虽然是笑话，意思是严肃的。不过民间始终把这严肃的意思看反了。所谓吉利，无非是虚伪的装点。而人之为人，无论寿比彭祖，还不免于一死。生与死，自有它必然的求生之道与取死之由，何关于一言一语？而人们竟以一言一语为争，却不从如何保养婴孩着想，其愚实不可及。

然而说真理者挨打了。这又成为现在强权世界的“真理”。历史老人是最不会欺骗人的。法西斯主义必然是帝国主义的没落的最后阶段：法西斯国家早已将自己赶往“死城”去的大路铺成，今日的骄横，正是最后的挣扎。敌人的覆亡与我们的胜利，在今日已具备了必然的条件。炸弹可使奴才屈膝，但不能使真理低首。武力的灭亡，是在真理的武装之前，在此，我们倒是泰然的。

（原载 1938 年 2 月 15 日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，署名若水。）

所谓优越感

《大阪每日新闻》载大藏公望男爵质问文相云：“最近外国报上多诽谤我军在上海南京的行动，日本人的优越感，向来都给外国以不良影响。为要改革这一点，势不能不从日本的教育方针开始。”文相也以为日本国民在中国等处，也许怀有错误的优越感。而改革教育也有同感。

所谓错误的优越感是什么呢？那便是菲律宾的美国专员对罗斯福讲的四骑士的横行。这四骑士便是强奸、杀人、掠夺和破坏。而这四骑士根本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——法西斯的侵略政策。法西斯主义者的高兴玩火，就在于他有优越感。将自己看作主子，将别人看作奴隶。一到奴隶也终于反抗的时候，就马上纵四骑士出去。先之以破坏，继以屠杀、掠夺，而终之以强奸。

我们是无法表示自己的悲愤！杭州就有无数中国妇女同胞，被别人编起号来，轮流泄欲。上海同样也不时发生了“二十世纪的新童话”，因为失业，去应女职员招请的妇女失踪了。从戏院出来坐上兜揽的黑牌汽车的女子，也失踪了。为女工所引诱到什么厂里去做工的难妇，也时时有失踪的消息。这是个什么世界呵！这真叫我们不胜感慨而且愤恨！在别人的优越感之前，我们将永远切齿下去！

（原载 1938 年 2 月 16 日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，署名若水。）